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七十四回 何女執迷受鎮壓 張仙側隱賜水光

卻說春瑛收來一小桶的水，內裡卻容東海水量之半，預備淹盡杭城內外的神廟房舍，生命財產。哪知半山之中，逢到一個小小女孩，和他慇懃懇摯地敷衍了半天。臨了，將他桶中海水的大水，一口氣咕嚕地喝個乾淨大吉，點滴無存。這一來，才把個春瑛嚇得癱倒在地，半晌動彈不得。女孩子見他如此情狀，慌忙過來，攙扶道：「我說媽媽捨不得我喝完你的水。可不是為了這點水，就心疼得恁般模樣。如今水已喝乾，老實說，我也不過一片忱意，為要永遠不忘媽媽的心思。若論我的飲量，媽媽別看我身體小，肚子窄，要是儘量喝來，媽媽就是再賜我這麼□桶八桶，也不見得解了我的口渴哩。」春瑛經他扶起，坐在石上，又向女孩子下死勁地盯了幾眼，重複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好，我認識你。你也不是什麼真正女孩子。你便是東華老兒派來殺我丈夫、兒女的鍾離權。如今知道我要替丈夫報仇，特地又來收我的。我本打算今天這一舉事，就把此身與一切神人生物，同歸於盡。這話我也先對你透出點意思來了。你要不信，我這裡還備有利刃呢。你瞧吧，這是作什麼用的？老實說，我的話，全對你講過了。報仇不報仇，全不與我本身相干，論我自己是報得成也死，報不成也死。總之有這麼一下子舉動，我死後的良心，可以無愧天地，並也可以見我的亡夫和四個兒女於地下了。今天既然碰到了你，算是我的對頭到了。想我修煉多年，又秉先夫的遺氣，得他臨終的教訓，這樣才學了一些些小玩意兒，弄來一桶子海水，已經費了我□年的心血，再加以收取海水的危險，是何等煩難的事情？怎知道被你輕輕一口，就喝個滴水不留。這就可見你的法力，比我要高出不知多少倍數兒。這樣子，你我的輸贏，已算定準了。即使我自不量力，再和你大動干戈地比賽一下，結果還不是如此這般，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。」

鍾離權聽他說出了自己的行藏，便也不再隱身，舉手中笏一拂，立刻化將轉來，仍是一個面白唇紅的青年道者，和從前相見一般情形。因他說得那麼可憐，又是那般的誠懇悽惻，心中實在不忍害他，便又論情度理，再三勸諭了一回，並把他母親實是被老蛟捏死之說，對他說明，勸他趕緊丟了老蛟，急忙回心轉意，自修正道，說：「將來證果可期，後福無量，何必把一生幸福，完全送給殺母仇人之手？便今天不遇見我，你這殺夫之仇，算被你報得個透底明白，然而天下後世對於你的評論，只怕你這點為丈夫兒女的義勇，敵不過不孝二字的罪名呢？這其間利害是非，非常明白，用不著解釋思量的。怎麼你這樣一個絕頂聰明之人，還會想不過來呢？」

鍾離權這幾句話，可算得言簡意賅，理達詞暢，真如他所言，利害是非非常明白的。這要在稍許通權達變之人，聽了這話，一定能夠恍然大悟，翻然變計，立刻跳出迷途，別尋新的生活，豈非失之東隅者，尚可收於桑榆。無奈春瑛這人是天生的固執脾氣，相信了一個人，就永遠不得疑心。假如有人指說這人不德，縱令有憑有據，也決不能移易他的念頭；又如定下一個主見，認定這事應該怎麼辦的，便當百折不回，死死活活，竭全力以赴之。成功與否，在所不計。總之意見已定，決不許自己少盡一分力量。

憑心而論，這一種人，實是世上最可敬可佩而最有希望的人。可是有了這種性格的人，也有一樣非常危險之事，就是觀察上的錯誤和見解的乖謬。因為他們的毅力最堅，迷信最甚，對於可信之人，禮為之事，原該有此迷信和毅力；設或遇到一種虛偽的人和謬妄之事，他卻一般地迷信和執意，非要把這人抬高到□足，並要拼出全力，犧牲自己，拼命價去幹那乖謬的事情。那便要從頭錯到腳，從生活錯到死路上去，甚至已到臨死的境界，還不信害他者是歹人，所做的事是壞事。這正合於古人所謂合九州鐵鑄成的大錯。天下可危可怕之事，還有比這更甚的麼？

列公們讀完上面幾回小講後，大概可以明瞭春瑛的為人，正是屬於這一類的性質。偏偏又遇到了那種可驚可怕的事情。一則，他已深信丈夫是個真正的神仙，是多情的種子；和他交戰，將他誅戮之人，都是邪路的妖精鬼怪。其次，自己嫁著這樣有情有道的丈夫，又曾在他面前說過代替報仇的話。既說得出，怎能不做到？明知自己法力有限，所謂不管成敗利鈍，只行其心之所安。這等偉大的氣魄和堅韌的工夫，求之男子中，尚不可多得，況且出於一個無拳無勇之孀婦，怎能不令人起敬生感呢？又偏偏他所遇之人，正是一個邪偽的妖人，又是他殺母的仇人，因而他所認為應盡全力、拚性命以赴之事情，也徒然成為一種毫無意識和理由的動作而已。然而他那固執的性格，可能勸說得明白麼？越是鍾離權說得老蛟一文不值，越令他對於鍾離權生一種切齒痛恨之心，同時也越發堅決地更增一息尚存、此志不懈的念頭。此中消息，固由春瑛固執太甚，自害自身，要之也未嘗沒有一定的運數存乎其間。所以東華帝君在派遣鍾離權之先，就已料定春瑛這人，是無論如何不能勸之就範的。鍾離權修道數百年，又得讀盡玉虛秘笈。這等眼前事，也未嘗不能臆測而知。知其無效而不憚詞費者，也是姑盡本心，樂與為善之心罷了。

閒話少說，再講春瑛聽了鍾離權的勸告，只當如秋風之過耳，句也不曾理會，只是要求鍾離權速賜一死。鍾離權先還不忍下手，後來聽他說到你是我的仇人，你不殺我，我卻不能不要你的命，是你逃到別處，我必仍要前去各處海洋收水淹城，寧可再等你來吸我的水時，再把性命送你。這些急話，這才知道祖師料事不會有差。看來此婦固執屬於天性，不是人力所能勸化、挽回的。與其留他在世終為人害，不如暫且將他禁錮。待至年深月久，他那性情也許能夠變易一些，那時卻再勸他歸正，或者比較有效，也未可知。

但是眼睜睜看著這樣一個節烈的女子，卻要在自己手中受那人所難受的刑罰，心中何以自安？早不覺流下兩行慈悲之淚，向他慘然說道：「夫人，這是我最後一次勸告你了。老蛟實是夫人殺母之仇人。照例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夫人只知為夫報仇，而不知所與報仇之人，正是自己不共之仇。先時你因被他蒙過，還當他恩愛丈夫看待。今既得貧道代為證明，夫人若再不見信，真乃是世上第一糊塗固執不知孝道之人。貧道憐你無故受罪，敬你志節純良，性情忠厚，所以請命祖師一再開導。希望夫人懸崖勒馬，回頭登岸。如常修心養性，歸入道門，貧道不才，還可稍任指導之責。異時了澈人生，證悟至道，脫塵俗而升仙府，與日月並存，天地同壽，豈非世上第一樂事。夫人智慧過人，還請三思而行。」

鍾離權說這番話時，已是竭盡悽惻。而春瑛卻只聽了他歸入道門一語，便冷冷地說道：「這不用說。我聽先夫說過，你們教門中派別分歧，大抵入主出奴，各樹其黨，力排異己。先夫即因不肯苟同你教，致被爾等所誅，連我四個兒女，也一並送命在你們的手裡。這等仇恨，也和不共戴天差不多。我只曉得背夫不義；忘了不慈；報仇不成為無勇；反顧事仇為無恥。不義不慈、無勇無恥之徒，留在世上本也可羞。你若真有仁心，請借你劍，速速將我殺死，既全我志，我也賴以解嘲。至於無稽無憑之言，假仁假義之說，我雖愚陋，怨不上你的當了。」說罷，伸過頭頸，連叫：「請用刑吧。」鍾離權見他執迷如此，心中倒也有些懊惱起來，因即退回三步，厲聲喝道：「夫人聽著，你既然一定執迷，我也只得奉行天討，按律處分。但我寶劍不願斬無罪之人。我今將你鎮在這座山下，賜你斷食丸一粒，至饑餓時，可吞在肚中，包你永遠不知饑渴。你若能夠回心轉意，將來並非沒有出頭之日。而且天數注定，將來還有救你之人。你好好的耐著性子，挨著吧。」說罷，掩著面孔，投下一粒紅色丸藥，隨即舉起一隻手掌，向春瑛身上只一覆，便聽轟隆隆一陣大聲，早把半座城隍山，翻了過去。將春瑛鎮在山中一個石洞之中。

春瑛不久化成雌蛟，屈伏在內。先時忍饑挨餓，恨不一死。後來支撐不得，只得把丸藥吞下。哪知仙藥厲害，從此以後，果然不覺饑渴。但是鎮壓深山，展動不得。在鍾離權是望他回心轉意，尚欲勸之修道，在春瑛卻益發恨得他椎心切齒。因為這等不死不活的日子，實在比死更難受。幸而山洞原係現成，經鍾離權用法移在半山之下，地方並不□分狹窄。居住既久，習之而安，倒也不覺怎樣氣悶。就只不見天光，不辨晝夜。人心又是蛟體，非水不安。此中雖有山水，哪裡容他活動，且不知何日可以出頭？出頭之後的境象又且如何？每一念及，總覺難堪。

直到南宋年間，許旌陽修成大道，得封真人，雲遊至此，愛其地山水秀媚，留戀多時。忽見山頭隱隱有冤氣出沒。掐指一算，已知端的。於是施大法力，把自己聲氣傳入，問他可有什麼話要說的。雌蛟被鎮至今，乍聞人聲，比到空谷足音，更加百倍的喜

歡。因即縱聲哀求，欲移至有水之地，且求常見天光。許真人心中不忍，即施法力，將他移至水源所在。書符一道，挖出一個大洞，可通入天光。

湊巧這地方的人民想在此開一口大井，今得平地暴裂一洞，群以可異，設法試探，底下卻是很深的泉水。眾人大喜，以為天賜仙井，即就原洞圍以石欄，做成一口大井。從此雌蛟雖然在地下，卻有水可游，有光可見。真人怕他逸出井欄，仍用一道符鎮住，使他不能出來，並又教他許多修心養氣之訣，命他好好練習，別把地下的光陰等閒虛度。雌蛟感激受命，又問幾時可以出頭？

真人道：「境由心造，心正即境寬。要知何時出頭，問你何日可能見性明心。」雌蛟因縷述生平負屈含冤之事。真人笑道：「你本無罪，自取此厄。以前之事，我所盡知，不必多言。要知修真學道，山居洞處，原是一般。你能用心修持，成佛成仙，均可以此為發軔之地。到了大功告成，休說區區靈符不揚自去，只怕還有天神下降，迎你昇天咧，何必急求出頭？浪跡塵世之中，徒縈心曲，有何好處？至於你的修道年限，果能精進不變，大約三千年後，可以成功。如你性質單純，絕少物欲，本來進功要比尋常來得容易。我所以許你三千年者，皆因你的情愛太深。雖然是正當之情，也非修道所宜。正因有此緣故，我已替你算定，須至那般程度，方能以你的法力道行，消你丈夫的罪惡。你本人可成天仙，你丈夫也可沾你的光，脫地獄而成仙體。要知三千年的功行，不專為你一人啊！」雌蛟流淚道：「據法師所言，難道我丈夫死得那樣慘法，還要受那地獄之災麼？」

真人大笑道：「你夫所犯罪惡，哪裡說得完。上次鍾離權仙人對你說的，俱是真話，你卻不肯相信。若照他所作所為，所害的人民物類，治以應得之罪，就在□八層下面的地獄中住個千萬年，也不為過。你倒說得那麼輕鬆稀淡麼？就是我方才所說三千年後他可以沾你的光，這句話也不過說可以如此辦法，並沒有說你修成天仙，便可救他出獄，立刻變成不壞之身。究其實，仍須看他自己能否悔過，能否精修，以為準則。說句老實話，即是仗你的功德，僅僅可以拔出地獄，得有修道的資格而已。若是妻子成道，萬惡的丈夫皆可賴以昇天，那不成了營私舞弊的世界了麼？」雌蛟聽了，默然無語。

真人又安慰他道：「你莫性急，莫嫌苦悶。俗說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才已說過，修道之人，吃沒好吃，住沒好住。你今有水有光，又有洞府，可以安居，又沒虎狼妖鬼之患，比到平常修道人，已經愜意得多。須要把眼前處境當作享福，不要當作受災。心氣一平，處境自樂。到了大功告成，自有大光明境現你眼前，那時便是你出頭之日，也即你昇天之日。努力用功，好自為之。我去也。」雙足一蹬，不知所往。雌蛟在洞中跪送。

從此他把真人的教訓，時刻放在心頭。

數年之後，心氣全平，怨憤若釋，倒安安心心地地下修遺起來。但因真人說過一句，待他修道成功，自能放大光明，現你眼前的話，杭人以訛傳訛，造成一種極好笑的謠言。未知是何謠言，卻看下回分解。